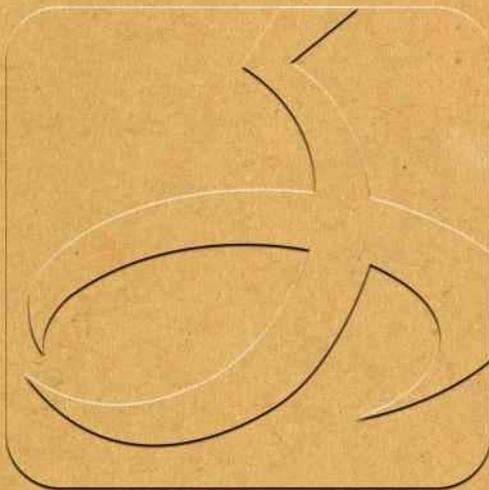




96-466
3308
=4



退菴隨筆卷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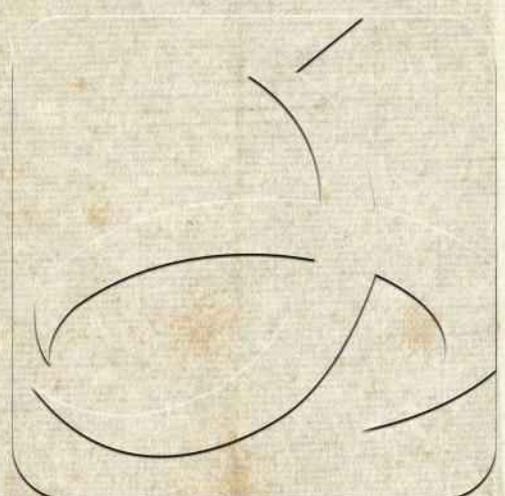
讀經一

治經者不拘漢學宋學總以有益身心有裨實用為至否則無論漢學無益即宋學亦屬空談說經者亦期於古聖賢立言之旨愈闡而愈明而已乃今之墨守漢學者往往愈引而愈晦抱殘守闕遠證冥搜每一編成幾於秦延君之釋堯典二字二十萬言漢博士之書驢券三紙尙未見驢字吾友謝退谷所謂記誦雖博探討雖勤而一遇事全

福州



編



無識見一舉念只想要錢不亦重可歎哉

程伊川先生教人學易先看王弼注今人先橫高談理數祖尙虛無八字於胸中遂荆爲王輔嗣以老莊注易之說不知輔嗣注易又注老子義不相蒙未嘗以老莊解易也橫渠張子之易說開卷詮乾四德卽引近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二語中間如谷神芻狗三十幅爲一轂高以下爲基皆老子之言也宋大儒且如此矣而范甯乃獨詆輔嗣爲罪深桀紂豈不過哉

易有鄭康成注梁陳間本與王輔嗣注同列於國學齊代

惟傳鄭義至隋代王注盛行而鄭學始微然新唐書著錄尙有十卷故李資州鼎祚集解多引之至宋崇文總目惟

載一卷則散佚於南北宋之間矣鄭氏初從第五元受京氏易又從馬融受費氏易故其學出入于兩家然其大旨費義居多實爲傳易之正脉齊陸澄與王儉書曰王弼注易元學之所宗今若崇儒鄭注不可廢可謂篤論平心而斷漢易之弊在于推測禳祥至其象數之學則去古未遠授受具有端緒故王輔嗣不取漢易而解七日來復不能不仍用六日七分之說朱子亦不取漢易而解羝羊觸藩

亦不能不仍用互兌之義兼收並採不病異同自王伯厚
搜輯成書近時惠定宇棟又加考訂體例較密而漢易之

一綫藉以僅存不可謂無功於經學矣

今之讀易者但先就程朱傳義上字字用心體會再參以
李資州集解足矣蘇齋師嘗云予於治易頗不勸人言漢
學更不喜人專功荀虞之學而獨以李氏集解爲足寶李
氏所集三十餘家自孟喜以下大抵多漢學卽荀虞亦在
其中也然有並存而無偏阿足資後學之詳擇而已紀文
達師云李氏集解自序謂刊輔嗣之野文補康成之逸象

蓋王學旣盛漢學遂亡千百年後學者得考見畫卦之本
旨者惟賴此書之存而已二師所論至爲平允又何必如
惠定宇之以易漢學自矜哉

易是爲百姓日用而作非爲一二上智密傳微妙也是爲
明是非決疑惑而作非爲識緯禳祥欲使民前知也一一
皆切於事卽一一皆可推以理果能順性命之理卽可通
神明之德故朱子本義象數宗卽道理遵程不復自立說
惟斷爲占筮而作提出此意覺一部易經字字活動此朱
子所以亦自得意以爲天牖其衷也

程子易傳用王輔嗣本而本義則用呂東萊所定古本自宋董楷作周易傳義附錄始合程朱傳義爲一書而采二子之遺說附錄其下意在理數兼通惟以程子在前遂割裂朱子之書散附程傳之後明永樂中纂周易大全亦仍其誤鄉塾之士至不復知有古經故

御纂周易折中經傳分編一從古本理數悉歸會通矣紀文達師云易之大旨在卽陰陽往來剛柔進退明治亂之倚伏君子小人之消長以示人事之宜非但占驗機祥漸失其本卽推奇偶者言天而不言人闡義理者言心而

不言事聖人豈爲是無用之空言乎自說易者門戶交爭務求相勝主數者使魏伯陽陳搏之說竄而相雜而易入於道家主理者使王宗傳楊簡之說溢而旁出而易入於釋氏且易道廣大無所不包旁及爐火導引樂律星厯以及六壬禽遁風角之屬皆可援易以爲說卽皆可援之以入易故易說愈繁夫六十四卦大象皆有君子字而三百八十四爻亦皆以吉凶悔吝爲言聖人之情見乎詞矣其餘皆易之一端易之別傳而非易之本旨也周易經文不多而孔子至於韋編三絕後人多不得其解

惟李文貞以爲改削十翼最爲近理蓋古人用刀筆須改者則以刀削之孔子蓋有所見而筆之於策矣移時而削之筆削旣多歲月如此則韋帶侵削磨損故至三絕今人著書一筆寫成更無改訂不知於聖人何如也

宋晁以道嘗令子弟門人學易先治李鼎祚集解或以語楊中立楊問其故其人曰以其集衆說楊笑曰是集衆說不好者按此二說皆有偏要以先看王氏注及朱子本義爲正則李氏集解亦未嘗不好也

以上易

尙書家聚訟之端不一而足如劉子政記酒誥名誥脫簡

僅二而後儒乃動稱數十班孟堅牽洪範於洛書而後儒乃併及河圖軼轉支離經義愈淆愈晦然尙未有敢於刪定經文者自今古文之辨興後儒之言愈繁其氣亦愈悍惟朱竹垞謂古文尙書久頒於學官雖多綴輯逸經成文而大義無垂遺言足取似可以無攻李文貞謂古文道理精確處聖人不能易若漢儒能爲此卽謂之經可也近人掎摭一二可疑之端輒肆談議至虞廷十六字亦闢之所謂信道不篤也紀文達師亦云古文行世已久其旨不悖於聖人斷無可廢之理近蘇齋師又云古文諸篇皆聖賢

之言有神於國家有資於學者且如大戴記之有漢昭冠
辭小戴記之言魯未弑君不聞有力攻戴記之非經者况
如六府三事九功九叙之政要危微精一之心傳此而敢
妄議之即其人自外於生成也必矣自列於小人之尤也
審矣合數先生之言斷之則世之必剛去古文而專用今
文者果心安而理得乎

古文尚書自晉後諸儒或說大義或成義疏或釋音義越
唐以迄北宋皆無異說自吳才老作書禕傳始稍加掇擊
朱子語錄亦疑其偽然言性言心言學宋人據以立教者

其端皆發自古文故亦無肯輕議者其考定今文古文自
陳振孫尚書說始其分編今文古文自趙孟頫書古文今
文集注始其專釋今文則自吳澄之書纂言始雖其自序
謂晉世晚出之書別見於後其實全書四卷以外並無釋
古文一字朱竹垞以為權詞者是也此後則陸奎勳之今
文尚書說王心敬之尚書質疑以逮近人如王西莊鳴盛
孫淵如星衍等亦復陳陳相因竟似繼尼山剛定而起者
則吳草廬實階之厲耳

尚書蔡傳自序稱朱子屬作書傳又稱經朱子點定是其

淵原本正惟書出未久而張葆舒黃景昌程直方余芑舒等已紛紛交攻其誤陳櫟董鼎金履祥皆篤信朱子之學者而陳氏之書傳折衷董氏之書傳纂注金氏之尚書表注又斷斷有辭明洪武中至特修書傳會選以刊正之則其書實不無可議惟其疏通證明之處較爲簡易大體自醇故元代與古注疏並立學官而人舍注疏肄此書明初與夏僎解並立學官而人亦置夏解肄此書自胡廣修書傳大全遂專主蔡傳著之功令我朝康熙間欽定書經傳說彙纂仍以蔡傳居前而以衆說叅稽其得

失至爲平允矣

尚書一經漢以來所聚訟者莫過洪範之五行宋以來所聚訟者莫過禹貢之山川洪範以五事配庶徵本經文所有伏生大傳以下逮京房劉向諸人遽以陰陽災異附合其文至宋儒又流爲象數之學曉曉然圖書同異之是辨而經義愈不能明惟北宋胡瑗洪範口義所發明最爲篤實至我朝胡肫明渭之洪範正論大旨以禹之治水本於九疇洪範爲體禹貢爲用互相推闡其義益彰而於漢儒附會之談宋儒變亂之論能一掃而廓清之讀洪範者

當以是書為寶筏若吾鄉黃忠端道周之洪範明義以八政配卦爻以圖書配歷數徒沿皇極經世之餘波曼衍而不可究詰非解經之正軌也

宋以來注禹貢者言人人殊大抵禹跡在中原而論者率在南渡之後宜多牴牾不合毛晃之禹貢指南程大昌之禹貢論傳寅之禹貢說斷原書皆已久佚今從永樂大典中僅得綴輯成編至本朝朱長孺鶴齒撰禹貢長箋薈

萃古說而以己意折衷之實遠勝宋元諸家注本而精核典瞻尙不及胡朏明之禹貢錙指蓋說禹貢者棼如亂絲

胡書出而摧陷廓除始有條理可案厥後徐位山文靖又

撰禹貢會箋蓋位山生朏明之後因朏明所已言而更推尋所未至故較錙指益為精密亦繼事者易為功耳

魏叔子云禹貢通篇皆記治水而治水本為敷土故首句

曰禹敷土言治水之本意次句隨山刊木言治水之功用

三句奠高山大川言治水之成效一節只三句包絡通篇

而語簡意明又並不一水字中段忽著祇台德先二句

是禹克勤克儉不矜不伐之德為能治水而有成之本此

後成服制貢錫土建官安內攘外皆天子之事至于聲教

訖四海此時竟不覺上有舜在乃終之曰告厥成功可見以前大事一一皆稟命於舜知人之明任人之專禹無成代終不敢專制之義盡見于此矣尤妙在祇台德先二語著于中段以見前之成功後之保功悉由乎此前後中只是六句何等章法何等句法乎

朱竹垞云謂書序作於孔子者劉歆班固馬融鄭康成王肅魏徵及程明道諸儒也謂歷代史官轉相受授者林光朝馬廷鸞也謂齊魯諸儒次第附會而作者金履祥也至朱子謂決非夫子之言孔門之舊蔡傳因從而去之按古

者書序自爲一篇列於全書之後故陸德明稱馬鄭之徒百篇之序總爲一卷至孔安國之傳出始以小序分冠各篇之首後人遂謂伏生今文無序序與孔氏傳並出不知漢孝武時卽有之故司馬公據以作殷周本紀而馬氏於書小序有注見於陸氏釋文又鄭氏注周官引書序以證保傳故許謙云鄭氏不見古文而見百篇之序是孔傳未上之時百篇之序先著於漢代初不與安國之書同時而出也周官外史之職掌達書名於四方此書必有序今百篇之序殆卽外史所以達四方者歟

尚書大傳舊題漢伏勝撰鄭康成注據鄭序文則為伏生之遺說而張生歐陽生等錄成之者其文或說尚書或不說尚書大抵如易乾鑿度春秋繁露與尚書本義在離合之間而因經屬旨其文辭爾雅深厚最近大小戴記七子之徒所說古訓舊典往往而在則亦讀經者所當研究之書矣直齋書錄解題言此書印板初闕是在宋世已無完本近人編輯有孫晴川之駮孔叢伯廣林盧雅雨見曾孫盧二本皆多舛誤孔本稍善近陳恭甫壽祺始撰成定本八卷較之孫盧孔三本獨為完備以上

詩有四家毛氏獨傳漢書藝文志毛詩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但稱毛公而不著其名後漢書儒林傳始云趙人毛長傳詩是為毛詩長字不從草隋書經籍志始稱毛萇傳然鄭康成詩譜魯人大毛公為訓詁傳於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為博士陸璣毛詩草木蟲魚疏亦云魯國毛亨作訓詁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以亨為大毛公萇為小毛公然則作傳者乃毛亨非毛萇鄭氏後漢人陸氏三國吳人淵源既近所言自可據依隋志殊誤而流俗沿襲莫之能更朱竹垞經義考乃以毛詩二十九卷題

毛亨撰注曰佚毛詩訓故傳三十卷題毛萇撰注曰存意
至調停尤爲於古無據矣

十三經注疏以詩毛傳鄭箋孔疏爲冠包羅古義融貫羣

言他部莫能及也鄭氏發明毛義自命曰箋者六藝論云

此論久佚今據正義所引注詩宗毛爲主毛義若隱畧則更表明如有

不同卽下已意使可識別蓋如今人之籤記積而成帙故

謂之箋自鄭箋行齊魯韓三家遂廢然毛鄭義亦時有異

同當時王肅王基孫毓陳統之徒或申毛以難鄭或又申

鄭以駁毛袒分左右垂數十百年唐貞觀中因鄭箋爲正

義乃論歸一定終唐之世無復歧趨至宋鄭漁仲恃其才

辨始發難端南渡諸儒遂以掊擊毛鄭爲能事明胡廣等

竊劉瑾之書作詩經大全著之令典於是專宗朱傳漢學

遂亡然朱子從鄭漁仲之說不過不用小序耳至于詩中

訓詁用毛鄭者居多後儒不考古書不知小序自小序傳

箋自傳箋紛然佐鬪遂併毛鄭而棄之則非惟不知毛鄭

爲何語殆併朱子之傳亦不辨爲何語矣

朱子作詩集傳曾兩易稿凡呂東萊讀詩記所稱朱氏曰

皆其初稿其說全宗小序後乃改從鄭漁仲說今本卷首

自序作於淳熙四年中者尙無一語斥小序其注孟子以柏舟爲仁人不遇作白鹿洞賦以子衿爲刺學校之廢皆仍用小序後因東萊太尊小序遂激而盡變其說自是以後說詩者攻序宗序遂兩家角立而不能偏廢自欽定詩經彙纂以朱傳居先而仍附錄序說允爲持千古之平使朱子復生亦當心折也

詩序之作自元明以至今日爲說經家第一爭詬之端以大序爲子夏作小序子夏毛公合作者鄭康成詩譜也以子夏所序詩卽今毛詩序者王肅家語注也以爲衛宏受

學謝曼卿作詩序者後漢書儒林傳也以爲子夏所創毛公及衛宏又加潤益者隋書經籍志也以爲子夏惟裁初句以下出于毛公者唐成伯璵之毛詩指說也以爲毛傳初行尙未有序其後門人互相傳授各記其師說者曹粹中之放齋詩說也以爲詩人所自製者王安石也以小序爲國史舊文大序爲孔子作者明道程子也以首句卽爲孔子所題者王得臣也以爲村野妄人所作昌言排擊而不顧者則倡之者鄭樵王質和之者朱子也然鄭樵所作詩辨妄出周孚卽摘其四十二事攻之質所作詩總聞亦

不甚行于世朱子同時如呂祖謙陳傳良葉適皆以同志之交各持異議黃震篤信朱子而所作日鈔亦申序說馬端臨作經籍考於他書無所考辨惟于詩序反覆攻詰至數千言平心而論必以為作自子夏則所引高子孟仲子乃戰國時人不應預入子夏口中以為作自毛公則鄭風出其東門說本邱光庭召南羔羊曹風鳴鳩衛風君子偕老傳意序意皆不相符不應毛公自相違戾其說以為作自衛宏則毛詩出於西漢詩必有序而後可授受韓魯二家皆有序毛詩豈宜無序而必俟至東漢之世出之衛宏之手

乎惟從 四庫提要叅攷眾說定首二語為毛萇以前經師所傳以下續申之詞為毛萇以下弟子所附錄冠詩部之首明淵源之有自併錄朱子之辨說著門戶所由分承學者流可無容再鼓其喙矣

孔子刪詩之說起於司馬遷斷不足信孔穎達謂經傳所引諸詩見在者多亡失者少不容孔子十去其九朱子亦謂當時史官編次散失故孔子重新整理一番未見得刪與不刪葉適亦謂論語稱詩三百本謂古人已具之詩不應指其自刪者言之近朱竹垞之論尤詳如謂行以肆夏

趨以采齊同爲樂師所教之樂儀何以必剛之使堂上有儀而門外無儀射以騶虞狸首采芣采蘋爲節何以必剛狸首使大夫士有節諸侯無節燕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大射儀亦歌鹿鳴管新宮何以必剛新宮使歌有詩而管無詩商頌十二篇爲先世所校以祀其先祖者何以必剛其七而止存其五祈招之詩以止王心詩之合禮義者莫過于此何以旣善其義而復剛其詞且謂歐陽子篇剛其章章剛其句句剛其字之言亦不足信蓋詩之逸也非孔子剛之一則秦火之後竹帛無存口誦者偶有遺忘也一

則作者章句長短不一而後之爲章句之學者或比而齊之也一則樂師矇叟只記其音節而亡其辭如竇公之於樂惟記周官大司樂而其餘不知制氏則僅記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也王制變禮易樂者爲不從今以太師之所陳大司樂之所掌輒取其篇章字句而剛去之非變禮易樂而何衰周之際禮壞樂亡孔子方考求之不遑而甘自取不從之罪哉

近代注毛詩者以乾隆間常藝顧鎮之虞東學詩十二卷爲最善大抵以講學諸家尊朱傳而抑小序博古諸家又

由小序而疑朱傳故調停兩家之說以解其紛所徵引凡數十家而歐陽公及蘇子由呂東萊嚴坦叔四家之說為多其某義本之某人必於句下注其所出又朱傳多闡明義理而是編於名物訓詁聲音之學亦一一考證詳明蓋能持漢學宋學之平書雖晚出於讀詩者不為無裨惜坊間未見刻本所當急謀重梓以廣其傳者也

吾鄉何元子楷撰毛詩世本古義依時代為次始于夏少康之世以公劉七月大田甫田諸篇為首終于周敬王之世以曹風下泉之詩殿焉 四庫提要譏其大惑不解又

稱其典據精確非宋以來諸儒所可及譬諸蒐羅七寶造一不中規矩之巨器雖百無所用而毀以取材則火齊木難片片皆為珍物故百餘年來人人唾點其書而究不能廢其書也是書原刻板久燬藏書家以為奇貨近則吾鄉及浙中皆有重刊本不難家有其書矣

韓詩外傳雜引古事古語而證以詩詞實為後世詩話所自出惟與經義相比附故曰外傳其別有內傳四卷見漢志則其亡久矣書中所采多與周秦諸子相出入班孟堅論三家之詩稱其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殆即指

此然繭絲卵雛之喻董江都取之為繁露君羣王往之訓
 班孟堅取之為白虎通精理名言未始非六經之羽翼惟
 今本非唐宋之舊書中未引詩詞者凡二十八處又文選
 注所引孔子升泰山及漢皋二女事皆今本所無則闕文
 脫簡均所不免汲古閣本尤多所竄改近新安周霽原廷
 有校注本多所訂正可讀也詩以上

三禮之書浩如煙海承學者未必一一皆能儲藏更未必
 一一皆能涉獵而欲求擇精語詳之一書則當恭讀
 欽定三禮義疏義疏采掇羣言分為七例一曰正義直詁

經義確然無疑者也二曰辨正後儒駁正至當不易者也
 三曰通論以本節本句參證他篇比類以測義或引他經
 互相發明者也四曰餘論雖非正解而依附經義於事物
 之理有所推闡者也五曰存疑各持一說義亦可通或已
 經駁論而持此者多未敢偏廢者也六曰存義名物象數
 久遠無傳難得其真或創立一說雖未即愜人心而不得
 不存之以資考辨者也七曰總論本節之義已經訓解又
 合數節而論之合一職而論之者也三禮皆同此例包羅
 繁富千百年來禮學悉貫其中矣

朱子因王安石廢罷儀禮獨存禮記以為棄經任傳遺本
 宗末特撰儀禮經傳通解以存先聖之遺制其書未完而
 沒喪祭二門則黃勉齋幹及楊信齋復續成之編纂不出
 一手分合移易之處尚未能一貫通至我朝江慎修
 永仿其例撰禮經綱目一書參考羣經洞悉條理實足終
 朱子未竟之緒視胡文炳輩但博篤信朱子之名不問其
 已定未定之說無不曲為袒護者其識趣相去遠矣
 金匱秦文恭公因崑山徐氏讀禮通考惟詳喪葬一門周
 官大宗伯所列五禮之目古經散亡鮮能尋端竟委乃仿

徐氏體例網羅眾說成五禮通考一書元元本本歷朝之
 制皆備焉亦學禮者所不可少之書矣

吾鄉林樾亭撰三禮陳數求義三十卷曰天時曰地域曰
 田賦曰財用曰職官曰學校曰明堂曰廟祧曰祭序曰祭
 儀曰郊社曰羣祀曰巡狩曰師田曰朝覲曰饗燕曰飲射
 曰冠昏曰宗法曰喪服凡四卷曰喪紀凡四卷曰宮室曰冕服
 自序謂專取三禮本文反復尋繹以彼此前後相參證其
 三禮所無乃取證于諸經諸經所無乃取證于秦漢間人
 言之近古者於是疑者釋而窒者通輒抒所見著為論辨

雖於儒先舊訓多所違異不敢避也按是書初脫稿時余已粗讀一過融會諸說歸於以經解經實有渙然冰釋怡然理解之趣今梓行已久而世鮮稱之者同里陳恭甫乃深不滿是書阮芸亭先生輯刻皇清經解遂置之不錄殆因其多駁馬鄭與漢學不相入亦門戶之見耳平心而論此書實有心得非陳恭甫輩所能爲也

紀文達師云古稱儀禮如聚訟然儀禮難讀儒者罕通雖欲聚訟而不能禮記則輯自漢儒某增某減具有主名亦無所庸其聚訟所辨論求勝者周禮一書而已周禮上自

河間獻王於諸經之中其出最晚故真偽之辨紛如惟張橫渠語錄云周禮是的當之書然其間必有末世增入者鄭漁仲通志引周處之言曰周公之周禮亦猶唐之顯慶開元禮預爲之以待他日之用其實未嘗行也惟其未經行故僅述大畧俟其臨事而損益之故建都之制不與召誥洛誥合封國之制不與武成孟子合設官之制不與周官合九畿之制不與禹貢合其說義近而未盡也夫周事之可考者不過春秋以後其東遷以前三百餘年沿革損益不知凡幾其人不必要皆周公也於是以後世之法竄入

之其書遂雜此亦如後世律令條格率數十年而一修修則必有所附益特世近者可考年遠者無徵其增刪之迹無可稽尋遂統以為周公之舊耳使以為劉歆偽作則何必闕其一官以待千金之購且歆宗左傳而左傳所云禮經皆不見於周禮儀禮本七畧所收禮記亦劉向所錄而儀禮聘禮所載與掌客之文不同大射禮侯數侯制與司射之文不同禮記雜記子男執圭與典瑞之文不同禮器天子諸侯席數與司几筵之文不同使周禮果出歆手又何難牽合其文使相證驗乎

河間獻王以考工記補冬官誠難免後人之疑葉秀發時遂以為周禮之累且謂漢武不信周禮由此一篇按考工記稱鄭之刀又稱秦無廬鄭封于宣王時秦封于孝王時其非周公之舊典已無疑義然南齊書載雍州盜發楚王家得竹簡書王僧虔識為科斗書考工記則其為秦以前書亦灼然可知百工為九經之一共工為九官之一先王原以制器為大事存之亦可窺見古制自鄭賈以外唐之杜牧之宋之王荆公陳用之祥道林綱山亦之林虜齋希逸皆有注解要以江慎修所釋為最精核蓋融會鄭注參

以新說實有神解能傳古人制度之精非僅供初學之省覽而已

自臨川俞庭椿作周禮復古編謂冬官實不曾亡五官所屬皆六十不應有羨其羨者皆取以補冬官未免鑿空臆

斷厥後葉秀發邱鈞磯葵王次點與之吳草廬澄陳君復

友仁柯喬可尚遷皆沿其謬至庭椿謂天官世婦與春官

世婦夏官環人與秋官環人爲一官復出當省并之其謬尤甚二世婦二環人職掌各殊天官世婦爲王之後宮故與九嬪八十一御女皆無官屬至於春官世婦爲王之宮

官故每宮卿一人下大夫四人中士八人女府二人女史二人奚十六人鄭注以大長秋詹事中少府太僕爲證庭椿乃合而一之是誤以春官之世婦爲婦人也司馬之環人與秋官之環人所屬之中下士及史胥徒爲數亦迥殊庭椿束書不觀而漫爲此說欺人乎抑自欺乎

說周禮者以鄭注賈疏爲專門有宋周張程朱諸儒自度徵實之學必不能出漢唐上故雖盛稱周禮而皆無箋注

之專書明王平仲志長作周禮注疏刪翼於鄭賈之繁文

多所刊削故謂之刪又雜引諸家之說以明其義故謂之

翼可爲鄉塾之讀本然多采宋以後說浮文妨要蓋所不免故惠定宇有村書之譏君鄉李耜卿光坡之周禮述注頗與相仿若方靈臯之周官集注惠半農士奇之禮說皆簡而能該詳而有要尤爲有裨初學也

漢武帝謂周禮是戰國黷亂不經之書其後尊信周禮數人皆敗事所以人益不信唐太宗欲行周禮魏鄭公云非君不能行顧臣無素業耳此自是實話此書實可治天下然非講求有素如何施行非魏鄭公不肯爲此語若王安石則未免勇於自信矣安石之意本以宋當積弱之後欲

濟之以富强又懼富强之說必爲儒者所排擊於是附會經義以鉗人口迨其後用之不得其人行之不得其道百弊叢生而宋以大壞則非真緣周禮之誤宋羅大經詠安石放魚詩云錯認蒼姬六典書中原從此變蕭疎是猶爲安石所紿而未究其假借六藝之本懷也

今塾師教人讀周禮每不讀叙官不知叙官乃經文綱領其繁簡皆精義所關何得刪去宋王昭禹作周禮詳解五官皆不載叙官厥後朱申作周禮句解亦沿其例因陋就簡不可爲訓乃坊間又有周禮節要之刻不盈一帙更所

謂壞種流傳當付之一炬者也以上周禮

此處有模糊的印刷文字，部分被手繪的幾何圖形（包括一個大圓弧和一個小圓弧）所遮擋。

退菴隨筆卷十三

福州梁章鉅編

讀經二

儀禮出殘闕之餘漢代所傳凡有三本一曰戴德本以冠禮第一婚禮第二相見第三士喪第四既夕第五士虞第六特牲第七少牢第八有司徹第九鄉飲酒第十鄉射第十一燕禮第十二大射第十三聘禮第十四公食第十五覲禮第十六喪服第十七一曰戴聖本亦以冠禮第一婚禮第二相見第三其下則鄉飲第四鄉射第五燕禮第六

大射第七士虞第八喪服第九特牲第十少牢第十一有司徹第十二士喪第十三既夕第十四聘禮第十五公食第十六覲禮第十七一曰劉向別錄本卽鄭氏所注賈公彥謂別錄尊卑吉凶次第偷序故鄭用之二戴尊卑吉凶雜亂故鄭不從之也

敖繼公儀禮集說序云周公此書乃爲侯國作王朝之禮不與焉何以知其然也書中十七篇冠婚相見鄉飲鄉射士喪既夕士虞特牲饋食凡九篇皆言侯國之士禮少牢饋食上下二篇皆言侯國之大夫禮聘食燕大射四篇皆

言諸侯之禮惟覲禮一篇則言諸侯朝天子之禮然主於諸侯而言也喪服篇中言諸侯及公子大夫士之服其間雖有諸侯與諸侯之大夫爲天子之服然亦皆主諸侯與其大夫而言閻百詩云此書決爲侯國之書但恐其本數不止於此經之言士禮特詳其於大夫則但見其祭禮而婚禮喪禮無聞焉公食大夫禮云設洗如饗謂如其公饗大夫之禮也而今之經乃無是禮焉又諸侯之有覲禮但用之于王朝耳若其邦交亦當有相朝相饗相食之禮又諸侯亦當有喪禮祭禮而今皆無聞焉知此外之亡逸者

多而是經之篇數本不止於十七亦可見矣

三禮之學至宋而微至明殆絕儀禮文古義奧傳習尤少
注釋者亦代不數人鄭氏以前絕無注本其後有王肅注
見於隋志唐初已佚爲之義疏者有沈重見於北史又有
無名氏二家見於隋志亦皆不傳故賈公彥僅據齊黃慶
隋李孟愨二家之疏定爲今本朱子語錄謂儀禮人所罕
讀難得善本鄭賈之外先儒舊說多不復見陸氏釋文亦
甚疎畧近世永嘉張淳忠甫校定印本號爲精密較他本
爲勝亦不能無舛謬云云朱氏經義考以爲已佚今惟

四庫館所輯永樂大典本三卷僅存大旨株守釋文往往
以俗字轉改六書正體殆卽朱子所譏舛謬者然古經漢
注之譌文脫句藉以考識舊槩諸本之不傳於今者亦藉
以得見崖畧其有功於儀禮非淺小矣

李如圭儀禮集解朱氏經義考亦以爲未見今從永樂大
典排纂成書者尚得其十之九宋自熙甯中廢罷儀禮學
者鮮治是經如圭乃全錄鄭注而旁徵博引以爲之釋多
能發賈疏所未備又以讀儀禮者必先明古人宮室之制
別爲儀禮釋宮一卷條分臚序參考證明尤足爲治儀禮

者之圭臬惟朱子大全集中亦載其文大畧相同考宋中興藝文志文獻通考所引稱朱子嘗與李如圭校定禮書疑朱子嘗錄如圭是篇而集朱子之文者遂誤取以入集觀儀禮經傳通解於鄉飲酒薦出自左房聘禮負右房皆但存賈疏與是篇所言不同是亦不出朱子之一證矣

儀禮不特經難讀卽注疏亦難讀鄭注簡約又多古語賈疏繁贍而傷於蕪蔓端緒亦不易尋朱子語錄且苦其不甚分明何況餘子蓋周禮猶可談王談霸禮記猶可言敬言誠儀禮則全爲度數節文非空辭所可敷演故講學者

避而不道淺學者又欲言而不能今欲爬梳剔抉使條理秩然不復以辭義輻轉爲病方於後學有功則宋魏了翁之儀禮要義元敖繼公之儀禮集說我朝張爾岐之儀禮鄭注句讀吳廷華之儀禮章句皆可稱善本

歷代喪服之書大抵以儀禮爲根柢而以徐健菴尙書之讀禮通考爲完備其大端有八一曰喪期二曰喪服三曰喪儀節四曰葬考五曰喪具六曰變禮七曰喪制八曰廟制於歷代喪期異同則有表喪服暨儀節喪具則有圖縷晰條分至爲詳備蓋歷十餘年三易稿而後成也

朱子乞修三禮劄子云周官一書固爲禮之綱領至於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篇乃其義說耳前此猶有三禮通禮學究諸科禮雖不行士猶得以誦習其說熙甯以來王安石變亂舊制廢罷儀禮棄經任傳遺本宗末其失已甚又作謝監嶽文集序云謝綽中建之政和人先君子尉政和行田間聞讀書聲入而視之儀禮也以時方專治王氏學而獨能爾異之然則爲儀禮者在宋已成空谷之足音矣以上儀禮

禮記疏引鄭氏六藝論云戴德傳記八十五篇則大戴禮

是也戴聖傳禮四十九篇則此禮記是也則今四十九篇實戴聖之原書而隋書經籍志乃謂戴聖刪大戴之書爲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馬融又益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此說不知所本證以後漢書橋元傳所云七世祖仁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號曰橋君學仁卽班固所謂小戴授梁人橋季卿者其時已稱四十九篇無四十六篇之說則隋志所言誤也

元延祐中行科舉法定禮記用鄭注故元儒說禮率有根據自明永樂中敕修禮記大全始廢鄭注改用陳澹集說

禮學遂荒爲之疏義者唐初僅存皇侃熊安生二家孔沖遠修正義卽以二家爲本其書務伸鄭注亦未免有附會之處然采摭舊文詞富理博說禮之家鑽研莫盡卽衛湜之集說自言曰編月削閱三千餘載而後成書尚不能窺其涯涘陳澔之流益自卽無譏矣

衛湜禮記集說一百六十卷採摭最爲賅博去取復能精審自鄭注以下所取凡一百四十四家其他書之涉於禮記者不在此數今自鄭注孔疏外原書無一存者朱氏經義考蒐輯繁富而不知其書與不知其人者凡四十九家

皆賴此書以傳亦可云禮家之淵海矣其後序自云他人著書惟恐不出於己予此編惟恐不出於人可想見其用心之概近吾友林鈍村一桂手纂周禮長編百冊陳恭甫以爲衛書之比恐未易言也

陳澔之雲莊禮記集說胡廣修五經大全始專用之蓋說禮記者漢唐莫善於鄭孔而注疏奧博不似澔注之淺明宋代莫善於衛湜而卷帙繁重亦不似澔注之簡便又澔之父大猷師饒魯魯師黃幹幹爲朱子之壻遂藉考亭之餘蔭其書得獨列學官其實澔書在當時卽不爲儒者所

稱朱竹垞至以免園冊子譏之李文貞亦以前忘後忘前短之特其疏解簡明門徑顯淺於初學不為無益是以我朝定制亦姑仍舊貫以便童蒙而

欽定禮記義疏乃退滯說於諸家之中與易詩書三經異例承學之徒亦可以知所取舍矣

禮記一書為大小戴所遞刪本與易詩書春秋經聖人手定者有異故劉向別錄有以內則屬子法文王世子屬世子法曲禮少儀王制禮器玉藻深衣屬制度之說今孔疏篇目猶備載之其後孫炎亦有改易唐魏徵又因孫炎所

修更加整比書皆不行惟元吳澄禮記纂言分為三十六篇其次第亦以類相從至今尚存近又有任鈞臺啓運禮

記章句十卷定為四十二篇則以大學中庸冠首明倫敬身立政次之五禮又次之樂又次之通論又次之又有王心敬之禮記彙編八卷分為三編上編載孔子論禮之言次以大學中庸及曾子諸子之遺言中編括記中禮之大體下編列記中瑣節末事與吳澄之書又有不同而其為移掇經文則一數書中惟任氏章句鎔鑄剪裁能一一薈其精要足為後學之津梁餘則粗知其大概可也

大戴禮記宋時列為十四經見史繩祖學齋佔畢然其書古不立博士今不列學官故肄業之者鮮其實二戴同源皆先聖人微言舊制其夏小正一篇尤為古籍不可不讀坊本舛訛已甚今應以四庫所校為讀本而以孔異軒

廣森所輯補注參互考訂之禮記

李文貞嘗言春秋最是難讀全無一點文采不過幾個字換來換去用得的確微而顯顯而微便使萬世之大經大法粲然具備而為人生不可須臾離之書說春秋者但當就此意闡發若必說到夫子竟操二百四十年南面之權

是非褒貶怎生峻厲則全是隔膜語夫子不過就現成魯史為之筆削該稱君該稱臣還他個本分不肯一毫苟且假借則魯論必也正名一言蔽之矣

紀文達師云說經家之有門戶自春秋三傳始其間諸儒之論中唐以前則左氏勝啖助趙匡以逮北宋則公羊穀梁勝孫復劉敞之流名為棄傳從經所棄者特左氏事蹟公穀日月例耳其推闡譏貶少可多否實陰本公穀之法夫刪除事蹟何由知其是非無案而斷是春秋為藏鈞射覆矣聖人禁人為非亦予人為善經典所述不乏褒詞而

擦筆臨文乃無人不加誅絕是春秋為吉網羅鉗矣至於用夏時則改正朔削尊號則貶天王春秋又何僭以亂也沿波不返歧派愈多要之左氏親見國史古人之始末具存故據事而言即其識有不逮者亦不至大有所出入公羊穀梁則前後經師遞相附益推尋於字句之間故徇其意見所偏每多憑心而斷然則徵實迹者其失小騁虛論者其失大後來諸家之是非均持此斷之可矣言左傳者孔竒孔嘉之說久佚賈逵服虔之說亦僅偶見他書今世所傳惟杜注孔疏為最古杜注多強經以就傳

孔疏亦多左杜而右劉

劉炫作規過以攻杜孔疏皆以為非

是皆督信專門

之過然有注疏而後左氏之義明二百四十年善惡之跡

一一有徵後儒妄作聰明以私臆談褒貶者猶得據傳文

以知其謬則漢晉以來藉左氏以知經義宋以後更藉左

氏以杜臆說傳與注疏均謂大有功於春秋可矣

左氏身為國史旁羅百二十國寶書殫見洽聞實同倚相

之能讀墳典邱索故蔡墨說乾姤同人子服惠伯說黃裳

元吉可以證易史克言十六相四凶魏絳言有窮后羿伍

員言少康可以補尚書楚莊言武有七德成鱗言文有九

德可以說詩北宮文子太叔之辨禮季札之觀樂可以考禮訂樂則不但有功春秋直謂之有功六經可矣

朱子語錄深駁胡安國夏時冠周月之說張文憲洽作春

秋集注遂以春爲建子之月與左傳王周正月義合足破

支離轆轤之陋明初此書與胡傳並立學官迨胡廣等剽

襲汪克寬纂疏爲大全專主胡傳而治書遂不行其實不

可廢也昔朱子自謂此生不敢問春秋開頭一句春王正

月便不明白近李文貞亦言春秋明白得春王正月便都

明白了梁曜北云左氏開卷便明著之曰元年春王周正

月有何不可據朱竹垞詩魯史王正月羣疑積至今邱明

一周字直可抵千金豈先儒皆未見及此耶

杜元凱春秋釋例本書久佚今四庫館從永樂大典錄

出尚有十五卷其大旨以經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

歸總於凡左傳稱凡者五十皆史書之舊章經孔子之筆

削遂成精義杜氏因比事以求屬詞之旨更以已意申之

與公穀之例迥異其世族譜土地名長歷尤爲精核論者

謂春秋以左傳爲根本左傳以杜注爲門徑杜注又以是

書爲羽翼信不虛也

自唐陸淳述其師啖助其友趙匡之說作春秋集傳纂例及春秋微旨春秋集傳辨疑培擊三傳者自此發源然大旨陰主公穀故稱左氏序事雖多釋經殊寡猶不如公穀之於經爲密其論皆未免一偏歐陽公及晁公武諸人皆不滿之惟程子則稱其絕出諸家有攘異端開正途之功蓋宋人舍傳求經之派實唐三家導之矣

公羊之學據注疏引戴宏序爲子夏傳與公羊高高傳其子平平傳其子地地傳其子敢敢傳其子壽壽乃與胡母子都著於竹帛則今之公羊傳爲壽所撰舊本題爲公羊

高者誤也其初與經別行故何休解詁但釋傳而不釋經今本以傳附經蓋徐彥作疏時所合併壽距子夏凡六經皆口相授受經師附益失聖人之意者有之而大義相傳終有所受惜宋以後少專門之學近孔巽軒以爲左氏馳騁於文辨穀梁圈囿於詞例聖人制作之精意二家未有言焉知春秋者其惟公羊子乎於是殫精研思作爲公羊通義一書自序謂因原注存其精粹刪其支離破其拘牽增其隱漏皆非虛言誠千百年來之絕業也

穀梁傳爲穀梁俶

一名赤

所述俶雖親受經於子夏據徐彥

公羊疏則傳亦是傳其學者所作非出俶手也俶學與公羊同師而傳義之精公羊或弗能及范甯集解矜慎亦勝於何休之解詁楊士勛疏與徐彥相埒雖不及孔穎達書之該洽然自唐以後言左傳者多言公穀者少既乏憑藉之資復鮮佐助之力詳畧殊觀固其宜矣

宋孫明復復春秋尊王發微其說亦陰主公穀而加以深刻上祖陸淳下開胡安國有貶無褒之說二百四十年中幾無一善類矣蓋以申韓之學說春秋者自是人始同時劉原父做所著春秋權衡多評論三傳之得失蓋原父深

於禮學故進退諸說往往依經立義不盡從傳亦不盡廢傳較孫明復之意爲斷制者實遠勝之

胡氏傳初出時張南軒栻已有異議朱子編南軒集存而

不刪蓋亦以張說爲然元延祐中復科舉法始懸爲功令而有明一代因之故元吳草廬作俞臯春秋集傳序稱兼列胡氏以從時尚明馮夢龍作春秋大全凡例稱諸儒議論儘有勝胡傳者然業以胡傳爲宗自難竝收以亂耳目豈非限於科律明知其誤而從之者歟

乾隆五十七年十一月紀文達師奏言向來試春秋者用

胡安國傳而胡傳中多有經無傳可以出題之處不過數十節如本年鄉試竟有一題而五省同出者且安國作是書以諷高宗而斥秦檜與孔子之意不相比附恭讀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中駁胡傳者數百條

御製文亦屢闢其說而科場所用以重複相同之題習偏謬失當之論殊覺無謂請嗣後春秋題俱以左傳本事爲主參用公羊穀梁之說庶足以勸經學而裨文風得旨允行經學昌明之會復得大儒如吾師者主持其間當爲春秋幸並爲天下萬世讀春秋者幸也

余曾問一塾師塾中所授春秋爲何本應曰杜林問以何爲杜林則曰殆謂杜注所薈萃耳憶余曾聞一人自誇其幼學曰我曾讀過左繡杜林與左繡正可爲對按朱竹垞經義考載宋林堯叟春秋左傳句解四十卷崇禎中杭州書坊取其書合杜注行之又左傳杜林合注五十卷天啟中杭州王道焜趙如源同編卽今村塾通行之本惟又削去道焜如源之名凡例中竟題爲林堯叟所述而中引永樂春秋大全殆可噴飯杜注精密林實非其匹特因林之明顯以求杜之深奧於初學亦不爲無裨至近人所最稱

者爲顧復初棟高之春秋大事表條理詳明考證典核其辨論諸篇多發前人所未發尤足爲科舉文字所取資故其書盛行于世惟事事立表未免繁碎至參以七言歌括亦乖著書之體且宋程公說之春秋分紀其體例往往與此書互相出入復初亦未免爲屋下之屋矣

春秋繁露發揮春秋之旨多主公羊而往往及陰陽五行崇文總目頗疑其僞程大昌攻之尤力然中多根極理要之言非後人所能依託也是書宋代已有四本多寡不同今坊本尤訛脫不可枚舉幸四庫以永樂大典所載詳

爲勘訂凡補一千一百二十一字刪一百二十一字改定一千八百二十十字勒爲十七卷漸復舊觀蓋雖習見之書

實則絕無僅有之本也

以上春秋之傳

孝經其來已古蔡邕明堂論引魏文侯孝經傳呂氏春秋審徵篇引孝經諸侯章則其爲三代之書無疑惟授受無緒故後儒多疑其僞自孔鄭兩本互相勝負古文今文門戶遂分唐開元御注用今文遵制者固應從鄭朱子刊誤用古文講學者又轉而從孔其實所爭者不過字句之間惟宋黃氏震日鈔有云孝經一爾古文今文特所傳微有

不同如首章今文云仲尼居曾子侍古文則云仲尼閒居曾子侍坐今文云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古文則曰子曰參先王有至德要道今文云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古文則曰夫孝德之本教之所由生文之或增或減不過如此於大義固無不同至於分章之多寡今文三才章其政不嚴而治與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通爲一章古文則分爲二章今文聖治章第九其所因者本也與父子之道天性通爲一章古文則分爲二章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古文又分爲一章章句之分合不過如此於大義亦無不同古文又云閨門之內具禮矣乎嚴父嚴兄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也此二十二字今文全無之古文自爲一章與前之分章者三共增爲二十二所異者又不過如此非今文與古文各爲一書也其言至爲明晰讀者但當觀其宏旨以求天經地義之原至六百年來彼此相持皆逐末遺本雖朱子亦不免賢者之過矣

日本國有古文孝經孔氏傳山井鼎編入七經孟子攷文中知不足齋曾刻之其傳文證以論衡經典釋文唐會要所引亦頗相符然淺陋冗漫不類漢儒釋經之體並不類

唐宋以前人語彼國山井鼎已疑其僞今四庫錄冠孝經部之首不過以海外秘文人所樂觀使不實見其書轉爲好古者之所惜故特錄而存之使人知所謂古文孝經孔傳者不過如此而真僞自分矣

以上孝經

自明史藝文志始立四書一門前史無是例也論語孟子舊各爲書大學中庸則禮記中之二篇其合編爲四書自宋淳熙始其懸之功令自元延祐復科舉始古來亦無是名也然論語孟子漢時皆立博士中庸說見漢書藝文志中庸傳中庸講疏見隋書經籍志惟大學自唐以前無別行之本而書錄解題載司馬溫公有大學中庸廣義各一卷則表章之功不自洛閩諸儒始特論說之詳肇自二程四書之名著自朱子耳

朱子四書原本首大學次論語次孟子次中庸書肆刊本以大學中庸篇頁無多併爲一冊遂移中庸於論語之前明代科舉命題又以作者先後移中庸於孟子前然非宏旨所關此不必定復其舊者也大學古本爲一篇朱子則分別經傳顛倒其舊次補綴其闕文中庸亦不從鄭注分節故均謂之章句論語孟子融會諸家之說故謂之集注

猶何晏注論語袁八家之說稱集解也大學章句諸儒頗有異議然所謂誠其意者以下竝用舊文所特創者不過補傳一章要非增於八條目之外於理無害此亦不必紛紛攻辨者也中庸不從鄭注而實較鄭注爲精况鄭注之善者如戒慎乎其所不睹四句未嘗不採用其意雖有其位一節又未嘗不全襲其文觀其去取具有鑒裁此尤不必執古義以相爭者也論孟亦頗取古注如論語瑚璉注與明堂位不合孟子曹交注與春秋傳不合論者或以爲疑不知瑚璉用包咸注曹交用趙岐注非朱子杜撰也又如夫子之墻數仞注七尺曰仞掘井九仞注八尺曰仞論者尤以爲矛盾不知七尺亦包咸注八尺亦趙岐注也是知鎔鑄羣言固未可概以師心目之大抵朱子平生精力殫于四書其剖晰疑似辨別毫釐遠在易本義詩集傳上後來攻朱子者務摭其名物度數之疎尊朱子者又併此末節而回護之烏識朱子著書之義乎

朱子別有四書或問三十九卷其說與章句集注頗有牴牾蓋章句集注朱子畢生修改未已或問則成書在先年譜稱或問一書未嘗出以示人書肆有竊刊行者亟請于

縣官追索其版又晦菴集中有與潘端叔書曰論語或問此書久無工夫修得只集注屢更不定却與或問前後不相應云云可見異同之迹朱子已不諱言矣

自朱子之四書行而讀注疏者漸少趙岐何晏所撰究是古籍朱子皆嘗採用惟論孟之疏皆不如注幸皇侃疏久佚而復出即邢疏之藍本而韓文公之論語筆解亦寥寥僅存唐以前說四書之書不過此數部而已

宋以後釋四書與朱子合者惟真西山之四書集編皆採朱子文集語錄之說以與章句集注相發明趙順孫之四

書纂疏又採朱子門人所記錄之微言奧旨以為章句集注之羽翼若金仁山之論語集注考證孟子集注考證則於朱子之旨已不無異同鄭汝諧之論語意原張南軒之論語解陳天祥之四書辨疑高拱之問辨錄皆顯與朱子牴牾至我朝毛西河之論語稽求篇而極不知朱子之學皆明聖道之正傳區區訓詁徵引之出入固不必為之諱元張存中作四書通證詹道傳作四書纂箋皆於章句集注引經數典者悉一一注其所本纂箋則並所引之成語亦各證其原頭然通證考核未精纂箋亦多疎漏余久

欲博稽載籍仿為此書以章句集注為本先採古義以箋
之次採同於朱子之說以證之次錄異於朱子之說而辨
之名為四書在義以人事鮮暇藏書無多忽忽已老不能
成此為浩歎也

應舉家看四書只王已山步青之滙叅一部已足然吾為

學者惜日力計則與其專力於滙叅不如博覽任鈞臺之

四書約旨張惕菴甄陶之四書翼注論文翟晴江之四書

考異程是菴大中之四書逸箋閻百詩之四書釋地江慎

修之鄉黨圖考於研經應舉均有所裨也

朱子之章句集注積平生之力為之垂沒之日猶改定大
學誠意章注凡以明聖學也元延祐中用以取士而闡明
理道之書遂漸為弋取功名之路至大全出而捷徑開八
比盛而俗學熾馴至高頭講章行非惟孔曾思孟之本旨
亡併朱子之四書亦亡矣謝退谷云國家以制藝取士必
於四書命題益以士通是書則其人必賢其才必可用也
然則讀四書者當思其所以讀之故為制藝者當思其所
以為之故四書之旨非身體力行則其說必不能精此又
交行一本之道耳以上四書

大戴禮孔子三朝記稱孔子教魯哀公學爾雅則爾雅之
由來遠矣或以為周公所作或以為孔子所增或以為子
夏所益或以為叔孫通所補或以為沛郡梁文所考並見張揖
所上廣要之為秦漢以前之書後人間有附益則無可疑
鄭康成駁五經異義有云爾雅者孔子門人所作以釋六
藝之言康成大儒所言益尤為可據耳

爾雅雖不盡釋經而釋經者為多故得與十三經之數後
人欲讀古書先求古義舍此無由入也郭注去漢未遠詞
約而義博事覈而旨遠蓋舊時諸注未能或勝後來補正

亦終不出其範圍其自序謂所見之注有十餘家今考陸
氏經典序錄所載犍為文學及劉歆樊光李巡孫炎之外
益以鄭康成為六家其餘未之詳今六家之注亦並闕佚
不可考此後則梁有沈旋唐有裴瑜其書亦皆無傳鄭漁
仲注雖存而偏僻疎畧均所不免近惟邵二雲晉涵作爾
雅正義二十卷仍以郭注為主而博採諸書分疏之此書
出而邢疏可廢讀爾雅者可不必要別問津涂矣

讀爾雅者不可不兼讀廣雅段懋堂玉裁云小學有形有
音有義形書以說文為首玉篇以下次之音書以廣韻為

首集韻以下次之義書以爾雅為首方言釋名廣雅以下

次之按魏張稚讓指因爾雅舊目博採漢儒箋注及三蒼

說文諸書以增廣之明人取其書與爾雅小爾雅廣雅埤

雅合刻名曰五雅近得王懷祖念孫殫精極慮撰成廣雅

疏證二十卷蓋雅訓之淵海小學之鈐鍵空前絕後之書

又不但為讀廣雅者之善本而已以上爾雅

唐陸元朗德明經典釋文三十卷闕經訓之舊畬導後人

以涂徑洗專已守殘之陋滙博學詳說之資先儒之精蘊

賴以留俗本之訛文賴以正實讀經者不可無之書惟列

老子莊子於爾雅之前而不列孟子未免乖舛蓋宋熙甯

以前孟子本不列為經老子莊子則六朝之所競尚唐天

寶間皆賜號真經元朗亦沿積習耳此書雕板行於海內

者止徐氏通志堂經解中有之藏書家間有影鈔宋本而

譌脫之處反不如徐本校勘之精近盧抱經始有重雕本

又各卷附以考證遂為陸氏書之最善本

朱竹垞撰經義考三百卷統考歷代經義之目以諸經分

類每書各先注其或存或闕或佚或未見次載原序跋及

諸家論斷及已所考證而附以紕緯擬經承師刊石書壁

鏤板著錄通說八門網羅宏富綜覈賅貫誠經訓之淵藪
讀經者所當家有其書也自四庫開羣籍續出者愈多
此書間有漏畧訛舛之處要無傷其大體近蘇齋師與丁
小疋杰王實齋聘珍作經義考補正十二卷拾遺辨誤無
義不搜然于是書之補苴則不過百一矣

許氏說文推究六書之義分部類從至爲精密而訓詁簡
質猝不易通又音韻改移古今異讀諧聲諸字亦每難明
故傳本往往譌異宋雍熙三年詔徐鉉葛湍王惟恭句中
正等重加刊定凡字爲說文注義序例所載而諸部不見

者悉爲補錄又有經典相承時俗要用而說文不載者亦
皆增加別題之曰新附字其本有正體而俗書譌變者則
辨於注中其違戾六書者則別列卷末或注義未備更爲
補釋亦題臣鉉等案以別之音切則以孫愐唐韻爲定以
篇帙繁重每卷各分上下卽今所行汲古閣本是也近本
則以金壇段懋堂玉裁爲最精所撰說文解字注三十卷
王懷祖以爲千七百年來無此作

說文所引五經文字與今本多不相同乃有同引一經而
自相違異者如易以往吝又作以往遴爲的顙又作爲駟

顛重門擊柝又作重門擊橈書鳥獸犇毛又作鳥獸褻毛
方鳩僇功又作旁述辱功濬々々距川又作睿畎澮距川
若顛木之有雋櫨又作若顛木之有雋栝詩桃之夭夭又
作桃之棣棣江之永矣又作江之兼矣江有汜又作江有
涇靜女其姝又作靜女其娣擊鼓其鏜又作擊鼓其鼈是
褻絆也又作是泄絆也衣錦褻衣又作衣錦黻衣薈兮蔚
兮又作媿兮蔚兮赤烏擊擊又作赤烏已已驪驪駱馬又
作疹疹駱馬不敢不踏又作不敢不趨瓶之罄矣又作瓶
之窵矣無然詭詭又作無然咄咄憬彼淮夷又作穰彼淮

夷春秋傳忼歲而歔日又作翫歲而愒日論語色字如也
又作色艷如也蓋說文序雖稱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春
秋左氏然一家之學而支派既別文字亦不無異同好奇
者或據以改經則謬矣又如引易地可觀者莫可觀於水
引虞書仁閱覆下謂之昊天又引怨匹曰述皆漢儒傳授
經說非經正文嗜博者或據以補經則益謬矣

徐鍇作說文繫傳在徐鉉校刊說文之前故鉉書多引其
說而殘缺之餘又多用鉉書竄入之如舊缺之二十五卷
三十卷及各部闕文今皆完具者皆是至其編末文亦似

未完則以無可採補而竟闕之矣然鉉書榮字下引禮記
禡字下引詩之類此作臣錯案禮記曰臣錯案詩曰知錯
書所引而鉉書淆入許氏者甚多又如農字下云闕此作
家本無注臣錯案疑許慎子許沖所言也知鉉書直刪去
家本無注四字改作一闕字其憑臆刪改使非錯書尙存
何以證之則雖不完之書亦可寶矣

錢竹汀云許氏說文唐以前本不傳今所見者惟二徐本
而大徐本宋槧猶存凡五百四十部部首一字解義卽承
正文之下但以篆隸別之蓋古本如此大徐存以見例小

徐本并部首解義亦改爲分注非其舊矣許君因文解義
或當疊正文者卽承上篆文連讀如昧爽旦明也盱蠻布
也湫隘下也豚嘉善肉也燻燧候表也詒訓故言也頽癡
聰不明也參商星也離黃倉庚也嚮周燕也諸山水名云
山在某郡水出某郡者皆當連上篆讀艸部藪藪茵藪諸
字但云艸也亦承上爲句謂藪卽藪艸藪卽藪艸耳非艸
之通稱也英葵菹蘘薇確諸字但云菜也亦承上讀謂英
卽芙蓉葵卽葵菜也今本莧字下云莧菜也此校書者所
添非許意按此讀說文之法乃錢氏之剏解古人未有見

及者以顧亭林之精博猶譏許氏參爲商星以爲昧於天象則猶不知以此法讀說文也

五經緯著錄隋志者八十一篇今所存者惟乾鑿度乾坤鑿度二書 四庫就永樂大典中復搜得易緯稽覽圖通卦驗坤靈圖是類謀辨終備乾元序制記六書爲數百年通儒所未見朱竹垞經義考有愆緯五卷所載諸緯遺文不及十之一二唐瞿曇悉達開元占經中所引如河圖聖治符雜書兵鈴勢詩雅度覽春秋周天七衡八間又有赫連圖不知何經之緯朱氏並缺其目近亡友趙文叔

在翰

仿前明孫子雙

穀

古微書輯七緯視孫朱一家所錄不啻

倍蓰然尙未見開元占經夫近人束經不觀何況於緯然如王輔嗣注易七日來復用六日七分之說朱子本義仍之實易稽覽圖之文邵子之洛書四十五點其法出於太乙九宮實易乾鑿度之文蔡傳之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實尙書考靈曜洛書甄耀度之文黑道二去黃道北赤道二去黃道南白道二去黃道西青道二去黃道東實河圖帝覽嬉之文朱子注楚詞崑崙者地之中也地下有八柱互相牽制名山大川孔穴相通實河圖括地

象之文三足烏陽精也實春秋元命包之文是唐宋諸儒皆未能盡廢其言則亦說經者所應研究矣

退菴隨筆卷十四

讀史

福州梁章鉅編

讀書須循序漸進四部宜以次相及朱子語錄謂呂東萊聰明看文理却不仔細緣他先讀史所以看粗着眼耳古以史記漢書東觀漢記為三史唐時東觀漢記已佚遂以史記兩漢書為三史讀史者當以此三書為根柢此外考典章察人物隨人所取資可矣

史記凡一百三十篇缺其十篇為褚少孫所補然漢志不

通者隨筆 卷一四
云有缺益當時已與少孫書合而爲一矣裴駙司馬貞張
守節三家注本其初各自爲部帙至北宋始合爲一編前
明兩監本雖有刊除點竄頗失舊觀然彙合羣說檢尋較
易不得兩監本則前明凌稚隆所刊亦可爲讀本而近人
梁曜北所撰史記志疑亦不可不讀也

史記於各紀傳後有太史公論斷一段班書仿之亦於各
紀傳後變爲詩體號之曰述卽史公之論也乃范書於論
後又有讚亦用韻語自謂體大思精無一字虛設以示獨
闢實則仍倣史記漢書末卷之叙述而分散於各紀傳之

下以掩其沿襲之迹耳不知史漢之叙述每篇各有引詞
所以自明作某紀某傳之本意班書因之又謙而改爲述
皆系之於卷末不嫌複也若范書之讚則但於旣論之後
又將論詞排比作韻語耳劉子元史通譏之以爲固之總
述合在一篇使其條貫有序蔚宗後書乃各附本事書於
卷末篇目相雜斷絕失序夫每卷立論其煩已多而嗣論
以讚爲贖彌甚云云益深中其失也

史之有表經緯相牽或連或斷可以考證而不可以誦讀
學者往往不觀故劉知幾史通有廢表之論其實表之爲

用與紀傳相爲表裏凡王侯將相公卿其功名表著者旣爲立傳此外無積勞又無顯過傳之不可勝書而姓名爵里存沒盛衰之跡要不容以遽泯則於表乎載之又其功罪事實傳中有未能悉備者亦於表乎載之年經月緯一覽了然作史體裁莫大於是史記創爲十表班書年表則加詳惟范書闕如使二百年用入行政之節目無由考鏡其失始於陳氏三國志而范書踵之厥後姚思廉梁陳二書李百藥北齊書令狐德棻周書李延壽南北史亦皆無表不知作史不立表則列傳不得不多傳愈多文愈繁而

事蹟或反遺漏惟歐陽公唐書有宰相表有方鎮表有宗室世系表宰相世系表始復馬班之舊云漢書創於班叔皮成於其子孟堅至八表天文志未竟而卒其妹班昭續成之是書初出有懲賄鬻筆之譏文心雕龍辨之又有竊據父書之謗顏師古注亦辨之其原書次第備見於叙傳之中而南史劉之遴傳別有漢書真本之說顛倒其篇目竄亂其字句實爲謬妄

後漢書本紀十卷列傳八十卷其志三十卷則晉司馬彪續漢書之文梁劉昭注之唐以前猶各自爲書至宋乾興

中國子監校刊乃取以補范書之亡自是諸家徵引多稱後漢書某志皆誤也范書無表最爲後人所譏宋熊方補後漢書年表十卷經緯周密當與范書相輔而行

翟晴江云陳壽三國志紀魏而傳蜀習鑿齒漢晉春秋繼漢而越魏非其識有高下也時也陳撰志於晉武受禪之初晉受魏禪魏之見廢蜀已破亡安得不尊魏習著春秋於元帝中興之後蜀以宗室而存漢緒猶元帝以藩庶而復晉統安得不尊蜀司馬公通鑑作於北宋受周禪時安得不以魏爲正統朱子綱目作於南渡偏安之後安得不

以蜀爲正統陳與習司馬與朱子易地則皆然

裴松之注三國志網羅繁富凡六朝舊籍今所不傳者尚可見其厓畧又所引多首尾完具不似酈道元水經注李善文選注皆剪裁割裂之文故考證之家取材不竭轉相引據者反多於承祚之本書焉

貞觀中詔前後晉史十八家未能盡善敕史官更加纂撰自是言晉史者皆棄其舊本競從新編然唐人如李善注文選徐堅編初學記白居易編六帖於王隱虞預朱鳳何法盛謝靈運臧榮緒沈約之書與夫徐廣干寶鄧粲王韶

曹嘉之劉謙之之紀孫盛之晉陽秋習鑿齒之漢晉陽秋檀道鸞之續晉陽秋竝見徵引是舊本實未嘗棄毋乃書成之日卽有不愜於衆論者乎紀文達師云晉書中惟陸機王羲之兩傳其論皆稱制曰蓋出於太宗之御撰夫典午一朝政事之得失人材之良楛不知凡幾而九重摛藻宣王言以彰特筆者僅一工文之陸士衡一工書之王逸少則全書宗旨大概可知正史之中惟此書及宋史後人紛紛改撰其亦有由矣

沈約進宋書表稱紀傳合表志爲七十卷今本一百卷有紀志傳而無表考史通所述與今本同則其表之佚已久志序稱損益前史諸志爲八門曰律歷曰禮曰樂曰天文曰五行曰符瑞曰州郡曰百官今則律歷分爲二門蓋卷帙編目皆經後人分割非復原本矣八志之中以符瑞爲最贅州郡於併省分析多不詳其年月亦失之疎至於禮志合郊祀祭祀朝會輿服總爲一門以省支節樂志詳述八音衆器及鼓吹饒歌諸樂章以存義訓則皆勝於他史惟各傳中所載詔議書疏文字實有過繁之處趙歐北陔餘叢考已詳列之

蕭子顯南齊書本六十卷今存五十九卷蓋唐時已佚其叙傳至宋又併其表佚之文學傳無叙殆亦宋以後所殘闕州郡志及桂陽王傳中均有闕文皆無從考正蓋自南北朝史行而八書俱微誦習者尠故愈久而闕佚愈甚紀文達師云是書雖多冗雜然如紀建元創業諸事載沈攸之書於張敬兒傳述顏靈寶語於王敬則傳直書無隱尚不失是非之公高十二王傳引陳思之表曹罔之論感懷宗國有史家言外之意焉未嘗無可節取也

姚思廉因其父察遺稿成梁書五十六卷 四庫提要摘

其簡文紀載大寶二年四月丙子侯景襲郢州執刺史蕭方諸元帝紀作閏四月丙子爲兩卷之內月日參差侯景傳上云張彪起義下云彪寇錢唐爲數行之間書法乖舛趙與時賓退錄議其於江革傳中稱何敬容掌選序用多非其人於敬容傳中稱其銓序明審號爲稱職尤爲是非矛盾惟持論尙多平允排整次第猶具漢晉以來相傳之史法異乎取成衆手編次失倫者矣

陳書亦因父稿而成然姚察所撰僅二卷餘皆出思廉手故列傳體例秩然畫一不似梁書之參差史通謂貞觀初

思廉奉詔撰二史彌歷九載方始畢功而曾鞏校上序謂姚察錄梁陳之事其書未就屬子思廉繼其業武德五年思廉受詔爲陳書貞觀三年論撰於秘書內省十年正月壬子始上然則思廉編輯之功固不止於九載也

魏收魏書經劉恕等校定稱其亡佚不完者二十九篇陳振孫稱太宗紀補以魏澹書天文志補以張太素書今本又缺卷十二孝靜帝紀卷十三皇后傳不知以何書補亡以太平御覽所引魏澹書校之疑亦取澹書也紀文達師云收恃才輕薄有驚蛺蝶之稱是書尤爲世所詬厲號稱

穢史其實不然如云收受爾朱榮子金故滅其惡然榮之凶悖實未嘗不書於冊論中所謂若修德義之風則韓彭伊霍夫何足數反言見意正史家之微詞又云楊愔高德正勢傾朝野收遂爲其家作傳其預修國史得陽休之之助因爲休之父固作佳傳案愔先世如楊椿楊津皆孝友亮節德正先世如高允之名德高祐之好學實皆魏代聞人詎能以其門祚方昌引嫌不錄北史陽固傳稱固以譏切聚斂爲王顯所嫉免官從征硤石李平奇固勇敢軍中大事悉與之謀李延壽書作於唐代豈亦媚陽休之乎又

云盧同位至儀同功業顯著不爲立傳崔綽位止功曹本無事蹟乃爲首傳夫盧同希元父之旨多所誅戮後以父黨罷官不得云功業顯著綽以卑秩見重於高允稱其道德固當爲傳獨行者所不遺觀盧文訴辭徒以父位儀同綽僅功曹較量官秩之崇卑爭專傳附傳之榮辱是亦未足服收也蓋收才望本不足以服衆又魏齊世近著名史籍者並有子孫孰不欲顯榮其祖父旣不能一一如志遂譁然羣起而攻至李延壽修北史每以收書爲據其爲收傳論云勒成魏籍婉而有章繁而不蕪志存實錄其必有所見矣今魏澹等之書俱佚而收書終列於正史殆亦恩怨併盡而後是非乃明歟

李百藥承其父德林之業纂成北齊書五十卷亦猶姚思廉之繼姚察耳其書自北宋以來已就散佚故晁氏讀書志稱其殘闕不完今所行本蓋後人取北史以補亡列傳中無論讚者十九卷有讚無論者一卷有論無讚者五卷傳文中補綴形跡亦顯然可指然世無別本不能不存之聊備一朝之紀載而已

唐貞觀中修梁陳周齊隋五書其議自令狐德棻發之而

德棻專領周書與岑文本崔仁師陳叔達唐儉同修據晁氏讀書志北宋以前尚不云有所散佚今考其書則殘缺殊甚取北史以補亡又多所竄亂而不著所移掇者何卷所削改者何篇令狐之原本遂不可辨大抵二十五卷二十六卷三十二卷三十三卷剽取正史痕跡顯然其他遺文脫簡不可枚舉然德棻旁徵簡牘意在摭實元偉傳後於元氏戚屬事迹湮沒者猶考其名位連綴附書固不可概斥爲疎畧庾信傳論仿宋書謝靈運傳之體推論六藝源流於信獨致微辭良以當時儷偶相高故有意于矯時之弊亦可見其不專尙虛辭矣

紀文達師云隋書成於衆手其十志最爲後人所推而或疑其失於限斷考史通古今正史篇稱太宗以梁陳及齊周隋氏並未有書乃命學士分修仍以秘書監魏徵總知其務始於貞觀三年至十八年方就合爲五代紀傳併目錄凡二百五十二卷書成下於史閣惟有十志斷爲三十卷尋擬續奏未有其文刊勒始成其篇第編入隋五代史別行俗呼爲五代史志云云是當時梁陳齊周隋五代史本連爲一書十志卽爲五史而作故亦通括五代其編入

隋書特以隋於五史居末非專屬隋也後來五史各行十志遂專稱隋志實非其舊乃議其兼載前代是全不核始末矣其經籍志編次無法述經學源流每多舛誤如以尚書二十八篇爲伏生口傳而不知伏生自有書教齊魯間以詩序爲衛宏所潤益而不知傳自毛亨以小戴記有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爲馬融所增益而不知劉向別錄禮記已載此三篇在十志中爲最下然漢以後之藝文惟藉是以考見源流辨別真僞亦不以小疵爲病矣

李延壽撰南北史南史先成就正於令狐德棻宋人稱爲近世佳史然延壽當日專致力於北史南史不過因舊史之文稍爲刪潤補缺者少削繁者多惟自宋畧齊春秋梁典諸書盡亡其備宋齊梁陳四史之參校者獨賴此書之存則亦未可盡廢也

李延壽與修隋書十志又世居北土見聞較近參覈同異於北史用力獨深如周則補文苑傳齊則補列女傳皆不似南史之缺畧出酈道元於酷吏附陸法和於藝術亦不似南史之因仍所可議者南北史雖曰二書實出一手故於裴蘊傳云祖之平父忌南史有傳王頌傳云父僧辨南

史有傳可見其互相貫通乃南史既有晉熙王昶傳北史復有劉昶傳南史既有鄱陽王寶寅傳北史復有蕭寶寅傳南史既有豫章王綜樂良王大園傳北史復有蕭綜蕭大園傳此殆專意北史無暇追刪南史致有此誤惟自宋以後魏書北齊書周書皆殘闕不全徵北朝之故實者終以是書為依據故雖八書具列而二史仍並行焉

文獻通考載陳正敏之言曰南北史粗得作史之體故唐書本傳亦謂其刪畧穢詞過本書遠甚然好述妖異兆祥謠讖特為繁猥又引司馬溫公之言亦譏其於禳祥詆嘲

小事無所不載蓋自沈約宋書以下競標藻采務摭異同詞每涉乎儷裁事或取諸小說南北史因仍舊習卷中字句鮮華事跡新異者尤層見疊出前明周詩雅有南北史鈔吾師林暢園先生茂春有南北史碎金皆摘錄新奇纖佻之事以為談助惟沈名孫米昆田之南北史識小錄著錄四庫實仿兩漢博聞之例雖與史體無關而賦手取材詩人隸事樵蘇漁獵拮拾靡窮矣

劉胸等所撰舊唐書實承吳兢之舊崇文總目載吳兢撰唐史自叙業訖於開元凡一百一十卷韋述更加筆削為

紀志列傳一百十二卷至德乾元以後史官于休烈又增
肅宗紀二卷史官令狐峒等復隨篇增輯而不加卷帙爲
唐書一百三十卷是唐書舊稿本出吳兢雖衆手續增規
模未改胸等用爲藍本具有典型觀順宗紀論題史臣韓
愈憲宗紀論題史臣蔣係此因仍前史之明證也至長慶
以後史失其官無復善本胸等乃自採雜說傳記成之動
乖體例職此之由歐宋新書出而此書遂廢然其本流傳
不絕表胸等之長以攻歐宋之短者亦不絕仰承
睿鑒使二書並列正史相輔而行則至公之論矣

歐陽修宋祁同撰新唐書本以補正劉書之舛漏惟自稱
事增於前文省於舊則正是新書之失紀文達師云史官
紀錄具載舊書今必欲廣所未備勢必蒐及小說而至於
猥雜唐代詞章體皆詳贍今必欲減其文句勢必變爲澀
體而至於詰屈至於呂夏卿私撰兵志宋祁又別撰紀志
則同局且私心不滿故書甫出而吳縝糾謬卽踵之而來
惟有唐詔令率多駢體長篇本紀勢難盡載新書一例刊
除事非得已以此過相訾議則非矣

薛居正等所撰舊五代史多據累朝實錄及范質五代通

錄爲稿本自歐公新五代史出是書遂微傳本亦漸就湮
沒幸 四庫從永樂大典中甄錄排纂竟得依原本卷數
勒成一編考宋時論二史卽互有所主司馬公作通鑑胡
三省作注皆專據薛史而不取歐史沈存中洪容齋王伯
厚輩爲一代博洽之士其所著述皆兼採歐薛二史而未
嘗有所軒輊蓋二書繁簡各有體裁不容偏廢也

歐陽公新五代史本名五代史記世稱五代史者省其文
也唐以後所修諸史惟是書爲私撰故當時未上於朝公
沒之後始詔取其書開雕至今列爲正史歐公文章冠冕

有宋此書筆削尤具深心譬之三傳薛史近左氏而歐史
近公穀不必執此廢彼亦不必執彼廢此惟八書十志遷
固相因作者沿波遞相撰述使政刑禮樂沿革分明所謂
國之大紀也歐公是書僅司天職方二考餘概從刪雖曰
世衰世短文獻無徵然王溥五代會要蒐輯遺編尙得三
十卷何以此書全付闕如殆由信史通廢表志之謬談成
茲偏見此書之失此爲最大實不能爲之諱也

舊唐書尙有傳本外間已不可多得舊五代史則惟有
武英殿刊本合二十四史爲一部購獲尤難近沈東甫

震
有新舊唐書合刻本劉金門鳳誥有新舊五代史合刻
本便於尋覽可寶也

托克托宋史大旨在於表章道學其餘姑以備數故疎舛
蕪蔓僕數難窮何維騏以下屢有改修然才謝三長亦終
無以相勝其後沈世泊撰宋史就正編所攻駁皆切中其
失其實前後複沓牴牾處尙多世泊亦不能悉舉也

阮芸臺先生先由封圻改官重入東觀儒林重望都人士
翕然宗之時史館方議立八傳先生擬撰儒林傳序云昔
周公制禮太宰九兩繫邦國三曰師四曰儒復於司徒本

俗聯以師儒師以德行教民儒以六藝教民分合同異周
初已然司馬班范皆以儒林立傳叙述經師家法而於周
禮師教未盡克兼宋初名臣皆敦道誼濂洛以後遂啟紫
陽闡發心性分晰道理故宋史以道學儒林分爲二傳此
卽周禮師儒之異後人創分而暗合周道也自明以後學
案百出經訓家法寂然無聞揆之周禮有師無儒然臺閣
風厲持正扶危學士名流知能激發衡以正道實拯世心
是故兩漢名教得儒經之功宋明講學得師道之益皆於
周孔之道得其分合未可偏譏而互誚耳按宋史道學儒

林之分近儒皆有違言惟此論最為平允吾閩舊省志中仿立理學一傳陳恭甫詆斥不遺餘力近因續修省志欲遂刪之都人士皆不謂然余謂道學莫盛於宋濂洛關閩之統實朱子集其大成海濱鄒魯之風自前代即無異議故他史可不傳道學而宋史則應有他省通志可不傳道學而閩志不可無恭甫墨守漢學其排擠宋儒是其故智而不知門戶之見非可施諸官書阮先生亦主漢學者其古如此恭甫為先生高弟乃背其師說又何心哉

錢竹汀云宋史述南渡七朝專叢冗無法不如前九朝之

完善甯宗以後四朝又不如高孝三朝之詳明蓋由史臣迫於期限草草收局未及討論潤色之故如錢端禮傳末云孫象祖自有傳王安節傳云節度使堅之子呂文信傳云文德之弟是錢象祖王堅呂文德三人本擬立傳而今皆無之史彌遠威燄甚於京檜且有廢立大罪而不預姦臣之列鄭清之亦預廢立之謀又首議出師汴洛妄啟邊釁遂失西蜀宋之亡實肇於此本傳中畧不一言至如趙范襄陽僨事趙葵洛京覆師傳亦諱而不書王堅守合州蒙古傾國來攻圍數月不能克宋季武臣無出其右者而

史家又不爲立傳至如程師孟已見列傳第九十卷而循吏傳又有程師孟兩篇無一字之異又李光傳末附其子孟傳事百十五言而又別爲孟傳立傳李熙靜已見列傳第百十六而第百忠義附傳又有李熙靖傳實卽一人然此猶不過偶爾重複若夫鄭毅仇念高登婁寅亮宋汝爲皆高宗時人而次於光甯朝臣之後梁汝嘉亦高宗時人而與胡紘何澹諸人同傳且殿之卷末權邦彥紹興初執政也而與趙雄程松同卷林勳劉才邵高孝時人也而與梁成大陳仲微李知孝諸人同卷皆任意編次全無義

例不唯年代不同抑亦賢否莫辨矣

梁曜北云聞前輩言湯若士有宋史改本朱墨塗乙某傳當削某傳當補某人宜合某傳某人宜附某傳皆注目錄之下科段分明王阮亭分甘餘話謂臨川舊本在吳興潘昭度家恨無從購之許周生宗彥云潘中丞昭度曾欲重修宋史先爲宋史抄採摭極富楊鳳苞曾見其殘稿十餘冊惜其全書散佚久矣

遼制書禁甚嚴凡國人著述惟聽刊行於境內有傳於隣境者罪至死蓋國之虛實不以示敵用意至深然亦緣此

不能流傳及遠迨五京兵燹遂蕩然無存並吾鄉蘇魏公

頌之華戎魯衛信錄二百五十卷見宋史本傳亦渺不可攷托

克托修史之時僅據耶律儼陳大任二家之書見聞既隘

又蕝功於一載之內潦草疎畧勢使然也近厲樊榭鶚作

遼史拾遺採摭羣書至三百餘種自比於裴松之注三國

志殆不誣矣

金源一代典制修明文獻亦備又有元好問劉祁諸人私

相綴輯故金史有所依據較遼史為詳賅又托克托進書

表稱張柔歸金史於其前王鶚輯金事於其後是以纂修

之命見諸敷遺之謀延祐申舉而未遑天厯推行而弗竟

是元人於此書經營已久與宋遼二史取辦倉卒者不同

宜其首尾完密條例整齊在三史之中為最善也

趙甌北云金史文筆簡潔然有過於率畧者衛紹王本紀

贊云衛紹王被弑後記注亡失元中統三年王鶚采當時

詔令又金有令史寶祥年九十餘詢之得二十餘條又禮

部尙書楊雲翼日錄四十餘條陳老日錄二十餘條又有

金女官所紀資明夫人授璽事因此數種編成是衛紹王

紀本屬事後追述宜其疎畧其他則各有原文應可詳備

乃本紀天會二年宋徽宗內禪欽宗卽位七年宋高宗爲
苗劉所廢傳位太子改元明受此皆隣國大事而金史竟
不書十年劉豫徙居于汴京此又本國之大事十一月宋
潘致堯南還言金欲遣重臣以取信宋乃命韓肖胄等使
金此爲兩國議和之始亦皆不書天會十二年金齊合兵
入宋韓世忠擊敗之於大儀鎮此舉爲宋中興武功第一
金史亦不書十五年王倫還宋言金許還梓宮及太后天
眷四年王倫受地於金得東西南三京及陝西京西之地
此亦金國大事徒以不逾時卽悔前議拘執王倫遂并此

事亦不書則王倫又何爲被執乎歸地之後復興兵取故
地命兀朮趨汴撒離喝趨陝據宋史則有劉錡順昌之捷
岳飛郾城蔡州穎昌朱仙鎮之捷韓世忠淮陽軍之捷王
德宿州之捷吳璘李師顏等扶風之捷王德青谿之捷而
金史皆不書但云秋七月宗弼遣使奏河南陝西捷其明
年兀朮復興兵則有楊沂中劉錡等柘皋之捷王德昭關
之捷李顯忠舒城之捷金史亦皆不書但云兀朮遣使奏
捷秋和議成兀朮以便宜畫淮爲界其時所定歲奉銀二
十五萬兩絹二十五萬匹亦國中大事而皆不書慶山奴

卽承立乃傳中忽云慶山奴忽云承立竟似兩人張覺旣列於逆臣傳其子張僅言在世宗朝終始一節恩禮兼至何妨列傳乃次於覺傳之後竟似逆黨附入者韓慶民盡節於遼其妻又盡節於慶民則應編入遼史乃反載入金史此編次之失檢者也又按宋史岳飛劉錡吳玠等傳兀术用兵皆與韓常俱富平之敗韓常拔兀术於重圍中仙人鬪之戰兀术陳於東韓常陳於西順昌之敗韓常以大將亦被枷責柘皋之戰王德先敗韓常軍於昭關則韓常固金朝一大將歷有戰功自應專立一傳乃金史並無其人此又編輯之疏漏也惟於叙金元交涉事尚有直筆則猶存古法耳

宋景濂等撰元史二月開局八月書成而順帝一朝史猶未備至明年二月重開局閱六月書成急於成書故多舛駁解縉集中有與吏部董倫書稱元史舛誤承命改修云云其事在洪武末年豈非太祖亦覺其未善故有是命然改修事竟未成故今仍以是書列爲正史耳

趙歐北云元史成書迫促疎誤最多列傳中第八卷之速不台卽第九卷之雪不台第十八卷之完者都卽第二十

卷之完者拔都三十七卷石抹也先卽三十九卷之石抹阿辛顧亭林已詳言之然不特此也直脫兒傳旣詳載其從子忽刺出矣乃後又有忽刺出傳杭忽思傳旣詳敘其子阿塔赤矣乃後又有阿塔赤傳又如木華黎博爾朮博爾忽赤老温四人事太祖當時號爲掇里班曲律華言四傑也其後子孫爲四怯薛世領宿衛則四人之勲勤相等可知乃木華黎等三人皆有傳而赤老温獨無孟珙蒙達備錄謂先有蒙古斯國雄於北邊後絕衰滅成吉思起事慕蒙古斯爲雄國乃改稱大蒙古國此可見建國號之由而本紀亦不載至如太陽可汗又作太敷可汗博爾忽又作博羅渾班珠尼河又作班朮居河篤列河作秃刺河亦何其不畫一也詔令有用蒙古字者當時譯以漢字固不免近俗然旣以入史自宜稍加改訂乃泰定帝登極一詔最爲村俗獨不可稍加潤色乎抑有意存之以見當時之鄙俚乎

四庫提要云遼金元三史國語解乾隆四十六年奉

勅撰譯語對音自古已然公羊傳所稱他物從中國邑人名從主人是也譯語兼釋其名義亦自古已然左傳所稱

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穀梁傳所稱吳謂善伊爲稻緩號
從中國名從主人是也間有音同字異者如天竺之爲捐
毒身毒印度爲桓之爲烏丸正如中國文字偶然假借如
歐陽漢碑作歐羊包胥戰國策作勃蘇耳初非以字之美
惡分別愛憎也自魏書改柔然爲蠕蠕比諸蠕動已爲不
經唐書謂回紇改稱回鶻取輕健如鶻之意更爲附會至
宋人武備不修隣敵交侮力不能報乃區區修隙於文字
之間又不通譯語竟以中國之言求外邦之義如趙元昊
自稱兀卒轉爲吾祖遂謂吾祖爲我翁蕭鷓巴本屬蕃名
乃以與曾淳甫作對以鷓巴鷓脯爲惡謔積習相沿不一
而足元托克托等宋遼金三史多襲舊文不加刊正宋濂
等修元史譯語更非所諳我
皇上特命館臣詳加釐定以索倫語正遼史以滿洲語正
金史以蒙古語正元史一一著其名義詳其字音蓋自
清文鑑出而國語之精奧明此書出而前史之異同得
失亦明不但宋明二史可據此以刊其譌卽四庫之書
凡人名地名官名物名涉於三朝者均得援以改正使音
訓皆得其真矣

康熙間王鴻緒撰明史稿三百十卷惟帝紀未成餘皆排
比粗就較諸家爲詳贍後張廷玉等奉

敕修明史卽因其本而增損成書 四庫提要云明史諸
志一從舊例而稍變其例者二歷志增以圖以歷生於數
數生算算法之勾股面線今密於古非圖則分判不明藝
文志惟載明人著述而前史著錄者不載其例始於宋孝
王關中風俗傳劉知幾史通又反覆申明於義爲允唐以
來弗能用今用之也表從舊例者四曰諸王曰功臣曰外
戚曰宰輔勅新例者一曰七卿蓋明廢左右丞相分其政

於六部而都察院糾核百司爲任亦重故合而七也列傳
從舊例者十三勅新例者三曰閹黨曰流賊曰土司蓋貂
璫之禍雖漢唐以下皆有而士大夫趨勢附羶則惟明人
爲最夥其流毒天下亦至酷別爲一傳所以著亂亡之源
不但示斧鉞之誅也闖獻二寇至於亡明剿撫之失足爲
炯鑒非他小醜之比亦非割據羣雄之比故別立之至於
土司古所謂羈縻州也大抵多建置於元而滋蔓於明控
馭之道與牧民殊與禦敵國又殊故自爲一類焉

趙甌北云明史事多而文省最爲簡密其法之尤善者莫

如附書之例如忠義文苑等傳一傳之內牽連書者輒數十人蓋人各一傳則不勝立而傳此舍彼又嫌掛漏故各從其類一一附書既不沒其人又不傷於冗此史家剪裁法也如陳友定傳後附以元末死事諸臣凡元史所不載者皆具焉而明初南昌死事之十四人康郎山死事之三十五人則類叙於趙普勝傳後正統中死土木之難者惟張輔等另有專傳外其他則類叙於曹鼐等傳後正德中諫南巡被杖者百餘人則類叙於舒芬夏良勝何遵等傳後嘉靖中議大禮被杖之數百人則類叙於何孟春等傳

後李福達之獄坐罪者四十餘人則類叙於馬錄傳後皆

此法也又建文從亡諸臣如台州樵夫樂清樵夫河西傭

補鍋匠馬二子雲門僧若耶僧玉山樵雪菴和尚之類皆

據從亡錄致身錄史仲彬撰革除錄宋瑞儀撰忠賢竒秘錄王詡撰諸

書採入此等野史其真偽不可知然皆附於殉節諸賢傳

後亦所謂與過而去甯過而存之意云爾

史家紀事仿尚書編年仿春秋有歷代之編年竹書紀年

之類是也有一代之編年苟悅漢紀之類是也自司馬溫

公通鑑朱子綱目二書出遂集編年之大成惟二書自為

起訖宗旨亦不無異同前明李文正東陽合修爲通鑑纂

要此後遂有綱鑑之名舛漏牴牾訖無善本乾隆中

御批通鑑輯覽成凡書法褒貶一稟

聖裁其向來聚訟不決者並詳加論定微言大義炳若日
星不特金履祥陳桎王宗沐薛應旂之書可盡束之高閣
卽紫陽涑水亦當俯就權衡誠如

聖訓此非一時之書而萬世之書也

司馬溫公資治通鑑二百九十四卷世稱絕作不知其費
十九年之工力先採合事迹粘爲長編所採正史之外雜

史至三百二十二種復參校異同爲考異三十卷又恐全
書浩博端緒難尋撮錄書中要語爲目錄三十卷高似孫
緯畧載其與宋敏求書稱到洛八年始了晉宋梁齊陳隋
六代草卷以四丈爲一卷計不減六七百卷李巽巖燾亦
稱洛陽有資治通鑑草稿盈兩屋又助其事者史記前漢
書屬劉奉世三國南北朝屬劉道原唐五代屬范淳父皆
通儒碩學非空談性命之流故其書網羅宏富體大思精
朱子欲修綱目以掩之迄不能掩胡三省之注亦宏通博
洽後人偶拾其舛漏要無傷其大體也

通鑑目錄考異之外又有歷年圖及百官表歷年圖仍起三晉終顯德百官表止著宋代乃復刪繁就簡上溯伏羲下訖英宗治平之末約爲稽古錄二十卷而諸論則仍歷年圖之舊朱子語錄嘗言稽古錄一書可備講筵宮僚進讀小兒讀六經了令讀之亦可末後一表其言如著龜一皆驗今觀其諸論於歷代興衰治亂之故反復開陳靡不洞中得失洵有國有家之炯鑒也

昔人謂孔子作春秋錄毫末之善溫公作通鑑掩日月之光譏其不錄屈原也李因篤問顧亭林通鑑何以不載文
人並與日月爭光之屈子亦不得書顧答之云此書本以資治何暇錄及文人昔唐文宗面授丁居晦御史中丞謂宰臣曰朕曾以時諺謂杜甫李白輩爲四絕問居晦居晦曰此非君上要知之事嘗以此記得居晦如子言其識見出唐文宗下矣按通鑑中此等誠不可解若說文人則何以獨載杜子美若論資治又何以不載隆中對乎
李巽巖續資治通鑑長編五百二十卷原本殘缺 四庫
從永樂大典校補僅佚徽欽兩朝今江南常熟縣有活字
板本亦巨觀也秀巖不敢自居爲續通鑑故以所採北宋

一祖八宗事迹編年條載仿司馬公草本之名謂之長編
每條之下亦仿司馬公考異之例參校諸說定其真妄考
北宋遺聞者當以此書爲淵海矣

朱子約司馬公資治通鑑以作綱目筆削上擬春秋然惟
凡例一卷出于手定其綱皆門人依凡例而修其目則全
以付趙師淵後疏通其義旨者有尹起莘之發明劉友益
之書法箋釋其名物者有王幼學之集覽徐昭文之攷證
陳濟之集覽正誤馮智舒之質實辨正其傳寫差互者有
汪克寬之攷異黃仲昭取諸家之書散入各條之下是爲

今本大抵循文敷衍莫敢異同明末張自勳作綱目續麟
始以春秋舊法糾義例之譌芮長恤作綱目拾遺又以通
鑑原文辨刪節之失各執所見屹立相爭自康熙中

御批通鑑綱目出蓋因陳仁錫刊本加之評定權衡至當
袁鉞斯昭乃至金履祥商輅之著述並與別裁使讀紫陽
書者得所折衷足以定千古是非之準矣

李文貞云近看續綱目令人悶絕續綱目三字就不妥何
不云續春秋綱目之有發明後人爲之商素菴輩自作而
自發明之又讚曰續綱目作而亂臣賊子懼豈不令人破

口况其議論刺謬尤不可言陳洪進獻漳泉二州地正與錢鏐同而尤之曰春秋重死守社稷故貶之春秋諸國受之天子傳之先君洪進之地誰予之誰傳之耶此例一開是必欲使爲賊者雖已四海清平尙負固拒命殺人盈城盈野力窮勢盡而後就縛始爲合春秋之義耶

紀事編年二體之外又有所謂紀事本末者實亦仿於尙書之每事爲編自袁樞作通鑑紀事本末同時又有章冲之春秋左氏傳事類始末二人孰先孰後孰叛孰因不可考矣此後如陳邦瞻之宋史紀事本末元史紀事本末谷

應泰之明史紀事本末高士奇之左傳紀事本末踵事日增遂成不可磨滅之一體蓋紀傳或一事而複見數篇賓主莫辨編年或一事而隔越數卷首尾難稽此體出乃使經緯明晰節目詳具前後始末一覽了然雖史家之支流實深有裨於學者也

讀史者不可不讀三通雲間陳臥子嘗言人而不讀三通安得謂之通是也自唐杜君卿佑因劉秩政典而廣之爲通典二百卷分食貨選舉職官禮樂兵刑州郡邊防八門博取經史及漢魏六朝人文集奏疏之有裨得失者每事

以類相從凡歷代沿革悉為紀載元元本本皆為有用之
 實學非徒資記問者可比馬貴與端臨又從而析之為文
 獻通考三百四十八卷以通典八門析為一十有九而增
 以經籍帝系封建象緯物異五門共為二十四門自序謂
 引古經史謂之文參以唐宋以來諸臣之奏疏諸儒之議
 論謂之獻雖稍遜通典之簡嚴而詳贍實過之若鄭漁仲
 樵之通志則仿通史之例自為一書凡紀傳一百四十五
 卷譜四卷畧五十一卷紀傳及譜皆勦襲舊史稍為刪潤
 殊無可觀其精華惟在二十畧其氏族六書七音都邑草

木昆蟲五畧為舊史之所無以矜奇炫博泛濫及之故世
 有通志畧單行之本各畧中穿鑿挂漏均所不免實未能
 與通典通考鼎立為三特其網羅繁富才辨縱橫遂與杜
 馬兩家聯鑣藝苑今亦莫得而廢之焉

通典上溯黃虞下逮唐之天寶通考則上承通典下逮南
 宋甯宗至乾隆年間

欽定續三通書成而上下千餘年之事迹始備續通典自
 唐天寶以後取材於通志通考宋嘉定以後取材於
 欽定續通考惟通典以兵附刑今續通典析為二而篇第

則仍相次宋白之續通典二百卷久無其書而此書則繁簡得中卷數更少且將突過杜氏原書何論宋白乎續通考則輯宋遼金元明五朝事迹初議於馬氏二十四門之外增朔閏河渠六書氏族四門後因修續通志以無庸復見遂輟此四門仍從馬氏之原目典核精實纖悉不遺可以廢王圻之舊本續通志則門目體裁亦一仍鄭氏之舊惟紀傳折衷沿革有異名而歸一者有未備而增修者較鄭氏之因襲舊文特爲嚴整二十畧亦蒐羅詳博考證精核迥非鄭氏書所能及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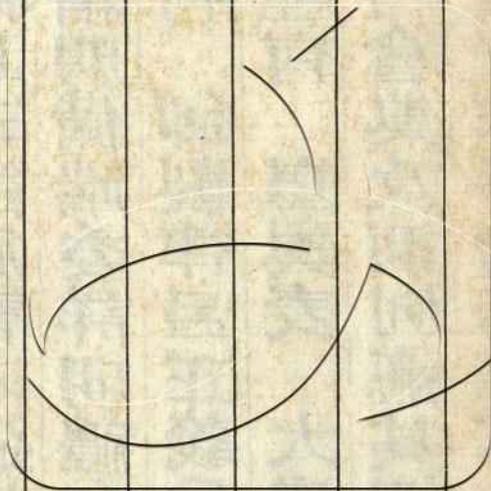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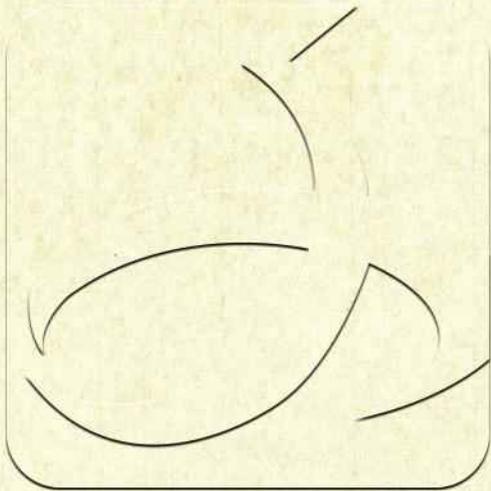
知古必兼知今讀三通續三通而不知讀 皇朝三通則虛生於 明備之朝矣乾隆中

敕撰皇朝通典一百卷八門隸事一如杜氏之舊惟如食貨典之權酷算緡禮典之封禪前朝弊法一例從刪地理典以 大清一統志爲斷亦不更以禹貢州域紊 昭代之黃圖蓋或革或因具有精義而典章賅備非前代所能相提並論則亦非前籍所可等量齊觀又 皇朝文獻通考二百五十二卷初亦用二十四門舊目嗣以 宗廟考中附載諸祀於義未安 詔增立羣廟考一門爲二十五

門其中子目如田賦增八旗田制錢幣增銀色銀直及回部普兒戶口增八旗壯丁土貢增外藩學校增八旗官學宗廟增崇奉聖容封建增蒙古王公皆以今制所有而加市糴刪均輸和買和糴選舉刪童子科兵考刪車戰皆以今制所無而省此其小異者又皇朝通志二百卷則刪去鄭氏紀傳而仍原書二千畧之目惟六書則備西域七音則增三合天文殫歐邏巴之微地理括伊犁河之外禮本乎官繪之圖樂本乎御定之律藝文圖繪稽中禁之秘藏草木蟲魚羅遐方之珍產實皆鄭氏所未及

聞也至三通原書各述其本朝掌故與歷代共爲一書分綴篇終故文多簡畧今皇朝三通則專勒一篇式昭國典當法制修明之代鴻猷善政史不勝書故卷目比原書有增無減且三通原書不過掇拾舊文裒合成帙而皇朝則載籍明備端委詳明禮有大清通禮皇朝禮器圖式樂有御製律呂正義兵有中樞政考刑有大清律例地理有皇輿表大清一統志滿洲源流考西域圖志又有會典及則例總其綱八旗及六部則例具其條目故編輯者事半功倍易成一代之巨觀也

Vertical columns of text,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The text is arranged in approximately 10 columns, reading from right to left. The characters are faint and difficult to discern due to the paper's texture and the bleed-through effect.



70022732

